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5年网络文学:

顺势而为与内力所趋

邵燕君 吉云飞 肖映萱

现在,网络文学可谓多方博弈的“文学场”。2015年,网络文学的主流化进程更是大踏步地进行——有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以及各种“官方榜”的评选,不但将网络文学正式纳入“主流文艺”,更开始了具体的规范引导;与此同时,资本整合也大刀阔斧地进行——起点和创世终于合二为一,成为腾讯旗下的阅文集团,移动端和PC两大客户端也实现了龙头对接,化身咪咕数字传媒。当媒介变革骤然降临,独立发展近20年、积累起庞大家业的网络文学,似乎责无旁贷地成为了主流文艺出精品的主阵地和IP狂潮的淘金地。网络文学将如何发展?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原生力量、“自主原则”和部落文化空间?这是网文观察研究者最为关切的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2015年,网络文学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开始走出基础欲望层面而向更高层次迈进——男频更注重知识谱系的建构,走向专业化;女频更注重性别价值观的建设,拓进“网络女性主义”。与此同时,“二次元”文化和话语风格(如“吐槽”)也大面积地与各种网文类型模式对接,“次元文化”的“破壁融合”带来了诸多的形式创新。

“精品共识”落实为“精品爽文”

网络文学在自由发展的十几年中,各种基本需求已经在分门别类的“YY”中得到了反复、充分的满足,今天的网络文学如果在总体上不能超越“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其实已经不能满足网文读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目前,多种类型文创作中都开始出现“精品爽文”,2015年度有两个向度的创作最值得关注,即“知识考古型”历史小说和“东方玄幻”小说。

网络文学的出路在于精品化,这早已是网文圈内的共识。“精品共识”的达成不仅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ACG(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是动画、漫画、游戏的总称)文艺的挤压(作为印刷文明的“遗孀”),网络文学在满足人们的感官欲望方面并不占有优势),也是网络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向。

对于如何写“爽文”,很多网络作家会谈到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后又提出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在尊重和自我实现之间)。这些需求可以对应很多网文类型模式中,比如,“职场文”之于职业安全的需求,“宅斗文”之于家庭安全的需求,“言情文”之于亲密关系的需求,“升级文”之于尊重的需求……“爽文”首先满足的是人的基本需求,尤其在一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价值形态发生剧烈震荡的转型期,许多替代性满足是“刚需”——如果说网络文学这些年的存在形成了一套“全民疗伤机制”并不为过。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只有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才会生出对更高层次需求的渴望,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得到满足的需求不再能成为激励要素。

网络文学在自由发展的十几年中,各种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反复、充分的满足,今天的网文如果在总体上不能超越“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其实已经不能满足网文读者(至少是相当一批资深读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在这一路径上,一直有作家进行着可贵的探索,比如,贼道三痴的以“爽文”讲历史,猫腻的以“爽文”写情怀。近两年,一些“80后”作家的重量级作品进入收官阶段后,让人们有信心地看到,“精品共识”并非是“传统的剩余能量”,而是已经落实到

“网络一代”的创作实践中。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精品爽文”是“精品”,但首先是“爽文”,网文作者和读者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快感机制仍是基础,满足着读者的“基本需要”,而知识、情怀、思考则是更高层次的“激励要素”,其本身也构成“高级爽点”。

目前,多种类型文创作中都开始出现“精品爽文”,2015年度有两个向度的创作最值得关注,即“知识考古型”历史小说和“东方玄幻”小说。

“知识考古型”历史小说一直是穿越小说主流下的一脉潜流,近年来逐渐壮大,目前已几乎占据了男频历史穿越小说的半壁江山。最早开先河的当推阿越的《新宋》,几年之后佳作频出,如三戒大师的《官居一品》、随风轻去的《奋斗在新明朝》、贼道三痴的《雅骚》等。到了Cuslaa(哥斯拉)的《宰执天下》和贼道三痴的《雅骚》《清客》,这一脉创作可以说真正成熟起来了。

在这类作品里,“穿越”只是主人公进入历史现场的方式和工具,而非大开“金手指”的理由。作者大都宣称要用最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三戒大师),以保证史实的精确,逻辑的严密。“穿越历史,尊重文明”,成为了“知识考古型”历史小说共同的底色。这种“知识考古”的观念后来也影响到了整个历史类小说创作的走向,早年以“历史YY”代表作《回到明朝当王爷》而“封神”的月关,从《锦衣夜行》开始,也特别重视史料的运用,在其后的作品《醉枕江山》《夜天子》里,他甚至抛弃了“穿越”的设定,以史实为基础写“历史土著”的传奇生活。

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贼道三痴写中国文化“黄金时代的黄金人物”,不但要在魏晋(《上品寒士》)、晚明(《雅骚》《清客》)寻找古人的“风度”和“风流”,还要寻觅今天更加稀缺的“风骨”。哥斯拉的《宰执天下》不但描绘了一幅以《清明上河图》还要真实具体的北宋画卷,还以“穿越”的形式让现代智慧深入历史现场,试图在那个华夏文化登峰造极的“赵宋之世”推动历史的车轮,在现代与历史的碰撞中重新寻找中国的位置和道路。生于1980年、被称作“小怪兽”的哥斯拉号称“宋史专业户”,对宋史的整体把握能力和灵活驾驭历史材料的能力,使他做到了自由驰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并且做到了“干货够干却不枯燥,爽点够爽但不轻浮”(吉云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年人们对《新宋》的期望,在《宰执天下》这里终于实现了。

如何讲述东方风格的玄幻故事,是一个从网络文学诞生之初便不被提及且反复实践的命题。直到猫腻的《将夜》将故事背景落实进“大唐”和“书院”,“东方玄幻”才开始有了“中国气派”。虽然《将夜》赢得了商业与口碑的双丰收,但因难学,应者寥寥。然而,为数不多的呼应者,无一不是网文圈内响当当的大神——无罪本就是网游竞技小说元老级大神,烽火戏诸侯也堪称都市小说作者中的翘楚。他们都在《将夜》开始连载大半年后转向了“东方玄幻”,如果没有无罪的《仙魔变》《剑王朝》,以及烽火戏诸侯的《雪中悍刀行》,“东方玄幻”的生成便难被视为近几年来最重要的网文潮流之一。

当“东方玄幻”落实进本土文化的道路开辟以后,激起的创作热情是无比巨大的。以“大内总管”(网文圈内将作品尚未完结即断更的行为称为“太监”、“大内总管”是“太监”的最高一级)闻名的“烽火戏诸侯”,目前仍有十余本书“挖坑未填”,但创作《雪中悍刀行》以来,自述再未有过三心二意的情况。无罪也把《剑王朝》视为足以承载自己写作梦想与体现真正实力的野心之作,为了保证创作的绝对自由,没有提前卖出《剑王朝》的任何版权。同时,猫腻也在《择天记》中继续创建他心目中的“大唐”。如此,“东方玄幻”

才称得上真正找到了合适的肉身——热血和升级虽然还是主菜,但东方背景再也不只是拉近与读者距离的手段,日系热血漫和美韩网络游戏也不再是玄幻的惟一内核,作者找到了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融进小说,并使之成为“精气神”支柱的方法。

“甜宠”背后是“女强”

“甜宠文”看似轻松愉快,养成其实不易,需要一个独立的“女向性空间”,网络环境正给女性提供了这样一个部落文化空间。十几年来包括“女尊”、“女强”、“耽美”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在性别定位和性别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的颠覆性实验,一些“小众文”的激进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女性主义”也特别接地气。

2015年度“甜宠文”的蔚然成风是“网络女性主义”孕育、普及的结果,想必通过网络剧、影视剧的改编,不久后也可以“破壁”,进入到主流文化空间。

2015年,女频刮起一股“甜宠”的粉红风暴,红袖添香、潇湘书院、晋江文学城、云起书院等各大女频网站,首页的上榜之作都在“发糖”。乍看之下,“甜宠文”似乎是“总裁文”的延续,其实不然,在这里“甜”和“宠”从内涵到模式都悄悄发生了逆转。

在“霸道总裁文”里,“宠”是总裁男主的专利,女性因男性的“宠”而获得幸福,“甜”中经常夹杂着男主对女主的花样施虐、百般调教。而“甜宠文”的女主却不再甘心被动地“受宠”,而是主动出击,将“宠”从男主的专利,变成了以“发糖”为目的的双向“互宠”。她们甚至化身强大的“真男主”,强势“推倒”男主——高冷的“禁欲”男神被“推倒”,是2015年起点女生网的流行设定。除了与《花千骨》(fresh果果)的经典“师徒虐恋”模式对着干的《我家徒弟又挂了》(尤前)、《倾世宠妻》(寒武记)、《宁小闲御神录》(风行水云间)等作品都采用了类似的设定。这种女强男弱、女主为“真男主”的设定,还在年末引发热议的网络剧《太子妃升职记》(根据鲜橙的同名小说改编)中,直接演绎成“男穿女”,女主为女儿身男儿心,彻底颠倒了男强女弱的性别秩序。

在“甜宠文”里,世界是以女性幸福为旨归而设定的,如作者Panax在《红楼之宠妃》的文案中所宣称的:“(男主)没有小妾,没有侧妃,没有继妃,从生到死都只有林黛玉一个。别问我怎么做到的,连这个都做不到就别当男主了。”——这样的设定当然是不符合现实逻辑的,然而读者和作者们根本就不想管什么现实逻辑,她们不是“傻白甜”,而是要重回伊甸园:一生一世一双人,而且最好是“双处”(男女都是处子)。这里的爱是“简单爱”,简简单单没有伤害。当然,没有矛盾波折的爱也就无法形成言情文的情节动力,所以,严格说来,“甜宠文”并不是一种文类,而是一种风格,它需要和其他类型文结合。当甜宠的清泉流过“宅斗文”的血雨腥风,流过“种田文”的心灰意冷时,那种单纯的执拗确实让人感动,“爱,是不能忘记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网络文学兴起以来,一直盛行丛林法则,如今已成“丛林病”,人人厌憎,却难找药方。“甜宠”也不是药方,但可算一味解毒剂,它不能提供“改造世界”的“另类选择”,却可再造一个“幻象空间”,在那里,被迫在现实中“改造世界观”的犬儒们可以重新立法。不错,“甜宠设定”是犬儒的,但有幻象空间的犬儒者至少有地儿可逃。“甜宠”是女性自己给自己撒糖,让那些已经渗透到潜意

识里、甚至已经转化为“受虐快感”的屈辱屈服有一个伸展的空间。当女性在漫长的阅读中逐渐习惯了被爱被宠被尊重的感觉之后,人格可以获得更健康的成长,至少可以对现实中各种“直男癌”、各种“渣男”、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具有更高的识别力,更低的忍受度——这其实是网络文学给读者提供的具有正面建设意义的功能之一。

“甜宠文”看似轻松愉快,养成其实不易,需要一个独立的“女向性空间”——100年前伍尔夫所说的“五百镑年金和一间带锁的房间”是远远不够的,女性不但要有安全的写作空间,还要有安全的发表空间、传播空间和评论空间——网络环境正给女性提供了这样一个部落文化空间。十几年来包括“女尊”、“女强”、“耽美”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在性别定位和性别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的颠覆性实验,一些“小众文”的激进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女性主义”也特别接地气。总的来说,目前中国网络空间的女性观的进步程度远远高于主流文化空间,2015年度“甜宠文”的蔚然成风是“网络女性主义”孕育、普及的结果,想必通过网络剧、影视剧的改编,不久后也可以“破壁”,进入到主流文化空间。

2015年度的女频文呈盛行“甜宠风”,各种类型文中言情的戏份却在实际减少,即使两人在一起,也是手拉手地去修仙、升级、打江山,重心落在女性成长。当爱、尊重、归属的需求被设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后,专注点就会自然转向“自我实现”。

晋江红文《制霸好莱坞》(御井烹香)彻底颠覆了女频娱乐圈文的经典模式,主打元素不再是男星、女星谈恋爱,而是娱乐界的业界生态和女主的事业发展,本该“深情不悔”的男主自始至终都是女主的“亲密战友”;来自远方的《帝师》是一部“女性向大历史叙述”,除去偶尔借墨如金的感情描写,主角一直陀螺一样忙于剿匪、贸易、守边、开矿……作为第二主角的“攻君”顾卿不在服务区的时间比起电视剧《琅琊榜》女主掉线的时间还要长10倍;希行的《朱砂》以人间“大爱”淹没了小情小爱,执着拷问的是现代文明价值的诞生过程;潇湘大神的《女帝本色》中,女主最终登上的是后位而是帝位,男主虽然仍是引导者,但已经不是霸道总裁式的调教,而是父亲式的培养……2015年度女频文的女主都很强,不仅在男女关系中强势,更强在性格、事业上。在这一“女强”风潮中,一些优秀的女性形象脱颖而出,最夺目的是《木兰无长兄》(祈褚君)中的花木兰,作者将这个古典文学中“女扮男装”的女英雄形象,重述为超越性别的战神,绽放出“大写的”人的光辉,堪称2015年度女频文重要的文学收获。

惟有创新,才能封神

随着网文新增人口红利的耗尽,各种类型模式和基础套路的成熟,“阅尽千文”的老读者们的口味和眼界也在提升,不仅对“写什么”有要求,对“怎么写”也有了高标准。如果说以前是只有大神才有创新的资格,今天是有大神才有不创新的“资本”,新人想要“成神”则必须有所突破。

自从网络文学进入商业类型化主导以来,模仿、跟风似乎就是新人出头之前的必修课。然而,这一两年间,几乎所有的新晋大神级作者都不是靠主流的玄幻文或都市文“封神”,而是以有点小众色彩的创新之作登上神坛,如男频的爱潜水的乌贼、陈词滥调、国王陛下,女频的风流书呆。

2015年,网络文学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开始走出基础欲望层面,向更高层次迈进。

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一跃进既是顺势而为,更是内力所趋——积累多年的网络文学已经到了该起跳的时候了,而能借力起跳,说明野蛮生长自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正能量。

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难理解,随着网文新增人口红利的耗尽,各种类型模式和基础套路的成熟,“阅尽千文”的老读者们的口味和眼界也在提升,不仅对“写什么”有要求,对“怎么写”也有了高标准。如果说以前是只有大神才有创新的资格,今天是有大神才有不创新的“资本”,新人想要“成神”则必须有所突破。

爱潜水的乌贼是近年上升速度最快的“起点”作者。《奥术神座》开启“科玄合流”,在魔法世界重演现代科学史;2015年的《一世之尊》将源于网络游戏的“无限流”引领进入网络时代后逐渐式微的武侠小说,从金庸古龙的武侠门派写到《封神演义》的洪荒神话,以“少林寺”为起点,打通了武侠世界与神话世界的界限,沟通人神,重塑了一个上古神话体系。

陈词滥调的《回到过去变成猫》堪称“网文中”的《变形记》,除了穿越回去变成猫之外,没有任何超自然元素,证明没有打怪升级、金钱美色,单靠书写日常生活的温馨、感动与成长,也能在男频获得好成绩。2015年开始连载的《原始战记》则是这一日常生活流的继续和发展,主角征战的原始社会并不是“高魔”的神话世界,主角出生在“炎角部落”,一切只为了“炎角之火永不熄灭”而非个人升级,作者成功提供了一个在“低魔世界”中书写热血传奇的范本。

2010年左右起,一批深受“二次元”文化影响的网文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包含“二次元”要素、模仿轻小说风格的网络文学作品,“吐槽”——这一“二次元”化的叙事手段也由此被网络文学吸收。国王陛下被称为“网络文学的吐槽大师”,《从前有座灵剑山》是其第三部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作者以吐槽之刀裂解“宏大叙事”之骸,使“吐槽”不仅是一种话语风格,本身也成为一种叙事——后现代的碎片化叙事。

作为2015年晋江最大的黑马,风流书呆的《快穿之打脸狂魔》是一部特别具有“网络性”的作品,小说将“商场”、“重生”、“种田”、“娱乐圈”、“末世”、“西幻”、“修仙”、“宫斗”等女频类型文的经典套路以单元文的方式陈列,再一一进行“反类型”的“快穿式打脸”。写法貌似简单粗暴,其实是作者和读者在共同占有网络类型文数据库前提下的一种默契——小说的预设读者,是一群对女频类型文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资深读者。凭借以往的经验,她们完全可以自行“脑补”出那些已经被重复书写过无数遍的桥段,“简单”是一种知情者之间的心领神会,如此的“快穿”才有一种“粗暴”的快感。《快穿》使“数据库”机制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表现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暗示着“大数据”时代网络文学的全新读写方法——不要前奏,直奔高潮。

虽说大神有资格不创新,但许多大神其实一直在创新。这里特别提及几位耽美大神。元老级的风弄最新开坑的《金玉王朝》是作者初次涉足民国题材小说的创作。作者有意继承张恨水《金粉世家》的笔法,试图突破大多数言情单线的命运; Priest的《杀破狼》将男频文的一种小众设定“蒸汽朋克”引入女频创作,以天马行空的想象,气势宏大地勾勒出一个蒸汽时代的古代社会;非天夜翔的《国家一级注册驱魔师上岗培训通知》同样采用小众“驱魔”题材,大刀阔斧地为都市奇幻凿开了一道裂隙,为后来者开辟出一片天地。

文学的动力永远在于创新,网络文学也是如此。超越“基础欲望”,迈向“精品爽文”——网络文学在2015年度的发展趋向令人欣喜。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一跃进既是顺势而为,更是内力所趋——积累多年的网络文学已经到了该起跳的时候了,而能借力起跳,说明野蛮生长自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正能量。

西部 WEST 2016.2 目录
西部头条·西部中国诗歌联展(八)
李亚伟的诗 伊沙的诗 阳飏的诗
李浔的诗 阿月浑子的诗 陈末的诗
小说天下 寻找道尔基 梁积林 迷官 裴指海 半月湾 唐嘉璐
一首诗主义·秀美湘西 易清华 远人 谈雅丽等
跨文体 时机不再许延长 龙一 旧时光里的树木花草 万宁
维度 记录梦境的作家(访谈) 骆以军 河西 《艾多斯 舒立凡》三人谈 沈苇 张燕玲 刘大先
周边·杨炼译诗小辑 七国十人诗选 杨炼译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716号 邮编:830000 电话:0991-4515235(传真),4597602 邮发代号:58-65 邮箱:xbxiaoshuo@sina.com(小说) xbsanwen@sina.com(散文)xbshigepinglun@sina.com(诗歌、评论)